

大人才来了”。杨以此語人，聞者皆笑。

八月十四日，洪兆麟率部援惠州，早晨枪声大作，已而寂然，至午后枪声复密。由远而近，登城远望，知洪部赶至，攻軍紛紛后退。洪部每占一处，举火为号。杨坤如见馒头岭麻庄等地的山，連續起火，遂开城夹击。所部奋勇直前，以一当百，攻軍由“河南岸”所搭的竹桥，向南奔跑，至午后六时，攻軍退尽，洪于午后八时进城，和杨坤如会见，是晚惠州撤围。

这次城围，从三月十日起，至八月十四日撤围，中經五个月又四日。

八、杨部变化的内幕

杨坤如踞惠州时，粮餉不够，士兵每人每日发二角，官佐四角。杨在城内开赌，大收番摊捐，每日所收，均归私有，部属分潤多少不可得，因此心怀不滿，遂渐离貳，士气日见低落。有一次第二旅的官佐杨輝說：“我們每日四角，如果番摊捐能分得一角八分都好呀！但这里不由尔想，怪不得旅长叹一口气。”从这几句話，就可见得这时的軍心了。我还时常听到別的一句半句，亦有这样情况，他們虽不敢公开說，但意在言外，可以会意，这是酝酿杨下野的主因。

九、滇軍劝降和杨坤如拒降

1925年农历乙丑，正月29日起，联軍第三次围惠州，以滇軍为主力，滇軍軍长胡思舜鉴于第一第二次围攻无效，于是想劝杨坤如投降，以求和平解决，派人給杨函云：

“潮流之趋势已定，順逆之真理已明，識时务者为俊杰，順真理者才生存，足下明智，不言可喻。惠州以一孤城，粮尽援

絕，軍民困守兩年，痛苦已極，竊甚憫之。望足下立最大決心，
審時度勢，效順保民，有何苦衷，盡可會商以圖解決，有何條
件，亦可詳洽而便于行。至若論足下之為人，即堅守惠城一節，
足起廉懦，敬之重之，鑄金事之之不暇，敢有其他？愿即互派代
表，擇雙方适宜會商之地，從長計議，以期有益于人民，有裨于
大局。烽烟永息，幸福同臻，敢竭至言，佇候明教。”

楊坤如接函後 殊無磋商意，仍欲堅守惠城，即復函略
云：

“國家多難，爭戰頻仍。統兵者奉命其名，私圖其利。爭城
爭地，得寸進尺。又或借為報復，資以圖功。鋒鏑所臨，死傷枕
籍，天地為愁，草木生悲，此豈潮流之趨勢使然，真理之發展若
是。坤如久廁戎行，凭理為權衡，仇時之桎梏，不惜凭一孤城，
力圖支柱，職責所在，死生以之。此何以故，蓋鑑博羅淪陷之
慘，聞普天號泣之聲，每傷黑劫之灰，頻洒蒼生之淚，守土救民，
此心可白于天下。三年苦守，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倘使民得
安，城得全，坤如決不徇一己之私，得失去留，均不介意，掬誠
相告，希為詳察。”

3月12日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耗，傳到惠州，楊坤如
聞之，似有所感，徐說：“北洋軍閥，少了一個對頭，革命
黨人，失了一株大樹，軍閥所喜，黨人所悲”。有輓聯云：

“率東江子弟八千，曾隸旌旗，敢以私情害公義；
望北國山河萬里，待開雲霧，忍拋赤縣負蒼生。”

這可看出楊的心事了。這時正值大元帥府派大軍東征，
繞道惠州，向潮汕方面攻擊。惠州只由滇桂軍包圍監視，蔣
介石襲取興寧，直下潮州汕頭，踞興寧的林虎，踞汕頭的洪
兆麟等率殘部向各地逃竄，許崇智部張民達一師，又向惠州
的平山淡水三多祝等地攻擊前進，于是踞惠州的楊坤如，遂
成釜中游魚。

十、第三次攻防結果

楊坤如已拒絕滇軍胡思舜的勸降。于是胡另寻解决的途径，拟从楊的部属入手，进行分化瓦解。因思楊部多系惠州人，廖仲愷亦系惠州人，必能彼此相識，以同乡关系，易于說話，遂向廖进言。廖派人與楊部第三旅長駱鳳翔洽商，勸其歸大元帥府直轄。駱商之各旅長，當時各旅長初尙游移，詳加考慮后，默察所部軍心已變，聞駱言，遂同意，于是有1925年3月27日請楊下野之舉。

十一、楊坤如第一次下野詳情

1925年3月27日早，忽聞通府縣兩城的浮橋，為軍人所斷，不知何事，謠言紛起。軍隊又一律加緊戒嚴，街上洶洶，群情惶惑，有謂軍人開餉的，有謂繳縣城軍械的，莫衷一是。及早飯后始明真相。蓋自建國軍攻入潮汕后，兩城援兵已絕。楊坤如知事無可為，曾派代表分途接洽，以期和平解決，惟汕頭廣州，均不容納，只得死守兩城，以待時變。但所部的軍心早變，這時又見大勢已去，曷若早構和平之局，以免忍飢耐寒久困于此，只是無人敢對楊明言。醞釀久之，迫得在水東街暗中集議（事前駱鳳翔已接受廖仲愷派人勸告有歸順意）決定先將浮橋拆斷，為請楊下野之堅決表示，隨組織一聯合辦事處，公推旅長駱鳳翔為主任，并派商董向楊明言，各商董初尙訥訥不敢出諸口，楊已窺知來意，先答以如各旅長已有此意，竭力維持桑梓，自己亦愿早卸仔肩，庶地方人民，早得休息。商董聞之乃大喜，始詳細聲明各旅長并無惡意，并訂明保護其個人生命財產。楊遂下野。下午，辦事處之布告遂遍貼各處。

布告云：

“惠州苦守三年，历尽艰难惊险，已尽保境卫乡责任。现在人力物力已尽，外援已绝，不能再守。楊軍长体察大势，順从民意，即日自动下野。所有軍事民事及地方治安，由本处完全負責。合行布告，軍民人等一体知悉，仰各安生业，毋用惊疑为要。”

这次事变，殊为吾人所不及料，自晨早七点钟断去浮桥，至下午两点钟已解决，計前后不过七点钟，和平之局，即行实现，毫无扰乱，两城始終保全，化干戈为玉帛，誠地方之福。是夜楊全家迁至县城內之天主教堂而去，軍政民政之权，全归联合办事处。

3月28日早晨，建国滇軍，派代表来城与联合办事处磋商改編条件，对于各旅长所商条件，百依百随，各部队照旧改編，不得歧視，双方滿意，数年来杀人盈野之爭，从此解决。

4月4日滇軍軍长胡思舜，来惠安民，将城中部队，編为八、九两师。第八师长駱凤翔，第九师长鍾子涎，暫归滇軍軍长胡思舜指揮。至7日退居县城天主教堂之楊氏保护出港，是日撤围。下午开城。

楊坤如下野后，由第八师长駱凤翔为惠州警备司令，以維持地方治安。

十二、攻防中的点滴

楊坤如在惠州頑抗期內，故意表示鎮靜，作出有趣的事例。

1. 每年中秋之夜，和民間大放孔明灯，以紙扎成圓桶

状，装油灯于内燃之，气升灯起，翱翔空中，光如巨星，又或附以爆竹，可听可观，全城欢呼，攻军或于这时用枪射击，城中防军亦互相对射。

2.杨随时使人在城楼上打锣鼓、弹琴吹笛，乐声并奏，粉饰成太平的景象。

3.1924年重阳日，在惠州城外东江河上作龙舟竞赛，这时第二次的城围已撤，民情欢乐，大都走往河边观赛，杨有龙舟两艘参加，连各乡所有的共二十一艘，开赛后，浪花四溅，锣鼓喧天，欢呼震地。

十三、杨坤如再踞惠州及其败逃

1925年4月7日，杨坤如下野后，投靠许崇智。许委为建国粤军第五军军长，再踞惠州。其旧部钟子诞时任大元帅府直轄第九师长首先归附，其余旧部除駱凤翔外亦皆归之。駱率部离惠至广州。

1925年8月蒋介石迫许崇智下野，许离粤赴沪。杨坤如再附陈炯明。是时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东征，在惠州城北门外厦郭山上架巨炮，向北门轰击，另一部分向南门佯攻。杨备多力分，疲于奔命。北门炮火最密，发炮的第一日，北城的雉堞尽毁，第二日已残破不堪，两日間发炮达千响。第三日，杨弹罄，闻所部旅长徐武东尚有存弹，向其索取，徐答：“留以自卫”。杨知大势已去，向惠阳县城绕道逃港。残部分散于连平、和平、三南（江西省的龙南定南虔南）附近。到了1927年，杨以残部尚有千余，想追随叶挺将军，曾派其旧属副官长陈鹤年为代表至汕头“香萍书院”谒周恩来，周介绍陈见郭沫若，拟随军至潮州见叶挺，詎料陈济棠追兵已到汕头，天微明炮火连天，遂与军队冲散。

十四、惠州兵燹后惨状的回忆

惠州自1923年4月至1925年4月，三次围城，每次解围后，即出办粮食，储粮甚多，所以洪水淹城时仍可煮粥以济飢民。但有部分居民，粮食已尽，城内无粮可购，日日罗雀掘鼠以充飢。鼠雀亦尽，又煮食蕉树头，磨榕树叶为粉，调作羹糊，或食豆豉、竹实。痢泻或因飢餓而死者不可数計。

攻軍安置十五生的口径之后膛炮于北門外江边梅湖头塘山上，山虽不高，稍移炮位角度，府县两城，皆可击至，陣地頗优，此炮向两城施放，約数百发，炮口正向北門，故北門直街一带民房，皆巨孔破墙，一弹之力，可崩塌五十丈周围的建筑物，威力之猛、談者色变。解围后，攻軍弃此炮而去，后运至府城弃于水門外，现不知尚在否。

联軍攻城时飞机擲弹頻煩，当时城内人民几逾十万，炸弹隆隆之声音，与人民叫冤叫惨之悲音混在一起，有一次弹落于大东門城圈之旁，炸毙炸伤汲水和經过的四十余人，血迹模糊，目不忍觀。至于他处，一弹伤数人者随时有之。

飞鵝岭之下，当西湖之旁，有小黃塘大黃塘各乡，人口甚繁，兵燹后，皆成荒地，人民不知去向。即稍远的村落亦有类似情况。至于城内則皆市井萧条，群众鳩形菜色，我曾作詩两首，記述兵燹后的惨状，詩曰：

1. 合江楼外水花飞，① 城郭千年景象非；②

鵝岭已无巢燕幕，③ 鶴峰空有釣魚磯。④

荒村树老云烟繞，⑤ 古戍亭空鼓角稀⑥；

三載灾民饒菜色，⑦ 西湖犹自鯨鱸肥。⑧

2. 誰遣东江作逆流，惊涛浊浪閱三秋，

顏垣断瓦双城滿，⑨ 弹雨枪林一塔留。⑩

詞客不來鸚鵡老，⑪伊人悄去杜鵑愁；⑫
凭君莫語封侯事，万里乘槎盍远游。⑬

注：①合江樓在府城小東門外，當東江和城西江（俗稱西江）合流處。

②1926年惠州拆城后，尙余城基，高二丈余。

③飛鵝嶺腰攻軍挖有戰壕，張幕宿營，撤围后，幕移去，壕仍存。

④縣城北門上白鶴峰下有大石磯，臨江邊，峰上有東坡故居，有釣魚台，相傳洪水淹至時，東坡在台上釣魚。

⑤飛鵝嶺側原有大黃塘小黃塘各鄉人口稠密，兵燹后，人去宅廢，只剩頽垣和樹木，稍遠的鄉村亦是這樣。

⑥旧日城門上有城樓亭，有士兵宿其中守衛，時間角聲，拆城后，尙余一、二亭，不復駐兵。

⑦撤围后，群众大都鳩形菜色，有如病夫。

⑧西湖有白鯽魚鱸魚，肥美可口。

⑨兩城和附城鋪戶多為槍炮所毀，隨處堆滿瓦礫。

⑩西湖上有西湖塔，為槍彈所及，巍然尙存。

⑪我早辭幕赴港，教學著書。

⑫楊坤如第一次下野，帶家人乘外國兵艦至香港，第二次于北城場后，匆匆逃港。

⑬陳炯明免職后至惠州，以今后行踪將出洋游歷語人，竟不實現。

第四軍分裂和李濟琛与張發奎 爭奪广东的混战

曾其清

第四軍自編成以至分裂，內部經過一系列的你爭我奪的斗争，内幕极其微妙，作者知其梗概，特别是1928年張（發奎），李（濟琛）在五華一帶的混战，更亲历其境。这次混战，双方动员了十三个师，十多万兵員，大小打了四仗，死伤达二万多人，为广东混战史上，一次极残酷的战争。当时不仅整个第四軍部队都参加了战争，連蔣介石的嫡系錢大鈞部和桂系黃紹竑部也参加了混战。作者当时在李軍十三师卅八团当参谋长，在四个仗中，参与了三个仗，仅将亲历和见闻紀述出来，以供参考。

一、第四軍的編成和分裂

国民革命軍1926年出师北伐，当时革命部队共扩編为七个軍。軍长为何应欽、譚延闓、朱培德、李濟琛、李福林、程潜、李宗仁。李濟琛所属第四軍由粵軍第一师扩編。李以北伐軍总参谋长名义兼摄軍长，陈可鈺为軍党代表兼副軍长。下辖第十师（师长陈銘枢、副师长蔣光鼐、团长蔡廷鍇、范汉杰、戴戟），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邓世增、团长余汉謀、黃鎮球、香翰屏），第十二师（师长張發

奎、副师长朱暉日、团长黃琪翔、繆培南、許志銳），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团长云瀛桥、李务滋、陈章甫）等四个师另一个独立团（团长叶挺，叶为共产党员，所属干部也多是共产党人，是第四軍中战斗力最强的精銳部队）。該軍第十、第十二两师和叶挺一个团由副軍长陈可鈺率領北伐，协同第七軍（桂軍）担任向湖南、湖北方面的作战任务。李济琛則統率第十一、第十三两个师和其他部队留守广东作战略預备队。

北伐部队，由于国共两党并肩作战，特别是得到共产党的政治領導，扩大了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因此到处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第四軍在平江和汀泗桥打了两次很出色的仗，真是所向披靡、連战皆捷。很快就是在是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紀念日）攻克武汉，完成了第一期的作战任务。武汉人民为了鼓励有功，特給第四軍以“鉄軍”的称号。从此张发奎等便驕橫无比，抹杀了共产党的功劳，竟自以为天下无敌，而終于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

“四、一二”（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变革命，宁汉分裂，第四軍的部队，在武汉的属汉系，在广东的属宁系，番号虽同是第四軍，但已不相統属。在武汉的第四軍脫离了李济琛的指揮系統，扩編为第二方面軍，张发奎为总指揮（当时陈可鈺、陈銘枢都被迫走了）。下轄黃琪翔的第四軍、朱暉日的第十一軍（黃、朱均由师长升充），賀龙的第二十軍。在广东的第四軍則扩編为第八路軍，李济琛为总指揮兼第四軍軍长，所属部队除原有的第十一、第十三两个师外，并增編薛岳的新編第二师，黃慕松的新編第三师（副师长黃鎮球）。駐广东的其他部队有錢大鈞的卅軍，黃紹竑的桂軍十五軍。（黃紹竑兼第八路軍的副总指揮，但他的部队

大部分駐扎广西，小部分駐在粵北）。此外广东軍事厅还計劃新編六个团，已編成的有两个团。李济琛是当时广东方面党政軍的首領，他不但掌握着軍事上的实权，而且是国民党中央政治會議广州分会的主席和广东省政府的主席。这是第四軍的全盛时期，但李济琛、张发奎間則已分裂，各树一帜了。

1927年秋，汪精卫等在武汉暴露了反共反人民的丑恶面目，共产党人已不能和他們繼續合作了。武汉政权又为唐生智所控制，唐跟北洋軍閥孙传芳有勾結，反汪空气极为浓厚。在这个情况下，汪已不能在武汉立足了，因借口反对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別委员会會議（該會議是由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和国民党右翼西山會議派所把持）为名，策动张发奎率第二方面軍东征，进攻南京。第二方面軍到达九江、南昌后，賀龙（第二十軍軍长），叶挺（第十一軍副軍长兼第廿四师师长）的部队在中共党领导下参加了南昌的“八一起义”，第十一軍的残余队伍則由該軍第十师师长蔡廷鍇率領，离开张发奎到福建投靠陈銘枢，第二方面軍因而瓦解。剩下的就只有黃琪翔的第四軍，这时候已陷于进退維谷的困境，势孤力单，士气低落，东征固然沒有力量，退回武汉又不容于唐生智，唯一的出路只有回广东老家。于是提出所謂“回广东繼續革命”的口号，率部奔向广东。

“八一起义”后，賀龙、叶挺两將軍統率的起义部队以破竹之势沿贛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攻。先后在贛南把錢大鈞的卅軍和黃紹竑的第十五軍給予沉重的打击。錢黃两部均潰不成軍，分向閩西、潮梅逃窜，李济琛急調陈济棠、徐景唐（两个团），薛岳等师馳赴潮汕增援，并收容錢黃残部。这时广州已抽調一空，毫无防守力量了。第二方面軍的残部，正在这时由黃琪翔率領沿贛江南下，毫无阻拦地到

达粤北的南雄、韶关。李济琛内心虽不愿意他们回来，但道义上已不能阻止，而且也没有力量抵抗，真是哑叭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迫不得已乃派徐景唐、马超俊等赴韶关欢迎张、黄，并表示慰劳。

张发奎、黄琪翔进驻广州后，对李济琛与叶挺、贺龙之战作壁上观，认为两虎相斗必有死伤，可以趁机不费很大力量消除异己部队，掌握广东政权。迨叶、贺两军失败，战事告终，李系各部队因连续作战损失重大，亟需休养整补。为了避开张黄部队的突然袭击，乃尽速远离张黄防区，黄绍竑部退回广西，钱大钧、陈济棠两部留驻潮梅，徐景唐部撤回江門、四邑。徐师经过广州时，不敢停留，星夜离开。当时张发奎、黄琪翔气焰迫人，对李济琛诸多指摘，提出不少苛刻要求，迫李改组广东省政府，把财政厅厅长馮祝百、建设厅厅长曾养甫、教育厅厅长朱家驊、农工厅厅长马超俊、军事厅厅长徐景唐（兼职）、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邓彦华等均予撤免，改由汪精卫、张发奎的亲信邹敏初接财政厅，陈公博接民政厅，陈树人接农工厅，朱暉日接公安局，张发奎则亲自兼军事厅厅长。李济琛以徐景唐特别受到张、黄攻击，乃假借派徐赴日本考察军事为名，出国暂避锋芒。

由于李济琛、张发奎各拥有三至四个师，番号都是第四军，经常发生误会。李张等都认为有调整番号的必要，乃召开会议商讨。会上有某中立人士认为，李原是第四军军长，张黄都是他的部属，建议以李军为第四军，张黄军为新编第四军。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公允的。但张发奎坚决反对，他说：“第四军是由第一师扩编的，我比李先到第一师当差，历史比李久，我军应该为第四军。李军为新编第四军。”李济琛内心虽很不愿，但莫奈他何，只得表示同意。

二、“张黄事变”的前因后果

汪精卫因南京政府排斥他，武汉唐生智又拒绝他，已如丧家之狗，只好利用张发奎的实力，企图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执监联席会议，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而与南京政府对抗，准备作以后调和妥协时讨价还价的资本。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虽有矛盾，但蒋因受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把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排挤而暂时下野，心怀忿恨，对汪精卫的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行动正合孤意；同时蒋为了排斥异己部队，以巩固其独裁政权起见，对异己部队第四军的不断发展，作战力量又远比自己嫡系部队为强，早存嫉妒，视为眼中钉，若能够通过汪精卫合作，唆使第四军自相残杀，是最理想的，既可削弱第四军的力量，又可收编失败的一方，壮大自己的实力，正是“一箭双雕”。因此蒋便施展其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使朱子文到广州，鼓动和支持汪精卫和张发奎发动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和李济琛的一切活动；另一方面又指示驻粤的嫡系钱大钧以实力支持李济琛。据说陈铭枢从福建率他的十一军回粤助李作战，也是得到蒋介石同意的。因此不论谁胜谁负，蒋介石都是绝对有利的。张发奎回广州后，最迫切的问题是赶走李济琛，以遂其作“广东王”的野心，军事上自以为很有把握，但政治上则觉得资望尚浅，不能不利用汪精卫以狼为奸，欺骗人民。由于这些微妙的利害关系，汪蒋之间，特别是汪张之间，为了互相利用，自然就勾结起来了。

汪精卫、张发奎开府广东，对抗南京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会议的意见，被李济琛拒绝后，汪、张与李济琛的矛盾，遂趋于白热化了。听说，当时张发奎部某高级将领主张用暗杀

手段除掉李济琛，使李軍群龙无首，易于各个击破，并从而收編他們的队伍；但汪精卫却认为这样做，会丧失人心，政治上的損失太大。且张部多数高級將領也认为李是多年的上司，道义上不能加以杀害。唯一办法是把他騙走，然后发动倒他。因此，汪精卫以欺騙手段，邀李同赴上海开会以解决党内糾紛为名，于10月16日騙李同赴香港，即日轉船赴沪。张、黄即于是夜在广州发动反李。原駐广州河南的李福林第五軍和薛岳的新編第二师、黄鎮球的新編第三师（师长黄慕松被迫离职），广东守备軍韓汉英团，广东省内河舰艇，均弃李投张。李部在广州的少数留守部队和孙中山先生手創的黄埔軍校均被包围繳械。张发奎自封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張貼“打倒南京特別委員會”、“打倒桂系軍閥”、“打倒西山會議派”等标語。一夜之間，广州变为拥汪反李的张（发奎）黄（琪翔）天下了，当时社会上称为“张黄事变”。李系各部对此次事变，早有戒备，存在广州的軍需物資事先已經运走，沒有受到多大損失。

事变后，张黄方面以李汉魂的廿五师駐惠州監視潮梅的錢大鈞、陈济棠等部；以第四軍的主力摆在肇庆、四会以防止桂軍东下；以一部进驻新兴城，另派薛岳师和李福林第五軍的潘枝率两个团向江門、四邑，以鉗形态势向徐景唐的十三师压迫。广州的留守部队是第四軍的參謀长叶剑英兼任的教导团和軍部直属的梁秉枢警卫团，广州河南地区則由李福林盘踞。李济琛方面因軍隊分散，不易集中，乃采取暫行避战、保存实力、等候时机再反攻广州的策略。远在广西的桂軍和潮梅的李軍都易于避战，只有在两阳的徐景唐师很有可能与张黄部队接触，因此决定对战斗力較强的张黄軍坚决不与接触，对素称“豆腐軍”的李福林部則誘其深入，相机

歼灭。当潘枝的队伍进到恩平，与新兴和江門的张黄軍相隔两天多的行程时。徐师认为时机到了，乃以绝对优势兵力，从阳江以日行一百华里以上的急速度向恩平前进，企图吃掉潘枝部队，但潘早已发觉，星夜向江門撤退了。

三、大战准备和战争概况

张黄事变后，两軍成对峙状态，虽沒有接触交锋，但各自积极酝酿，进行組織准备作战工作。李济琛方面在广东有陈济棠、徐景唐两个师；在福建有陈銘枢的第十一軍（副軍长蔣光鼐，师长蔡廷鍔、黃质胜），因为陈銘枢不仅怀恋广东地盘而且在武汉时受过张发奎的压迫打击，也时思报复。經老上司李济琛的邀請，聞又得蔣介石的同意，乃回师粵东参加作战。在贛南被賀龙、叶挺击潰，退駐梅县附近的錢大鈞的卅二軍残部約一个师，經蔣介石的指示，并得了李济琛的行軍費十五万元作卖命錢，便甘充李的打手了。桂軍黃紹竑的第十五軍在贛南与錢大鈞同时被賀龙、叶挺的起义軍击潰，退回广西整补后原气已复。該軍經費原由广西省負担，每月又向广东攫取协餉二三十万元，“张黄事变”后沒有这笔收入了，黃紹竑认为要恢复这笔額外收入，非赶走张黄不可。因此也自告奋勇，甘当李的走卒。李济琛方面經過这样东拼西凑，乃組成东西两路軍。东路軍指揮为陈銘枢，所部为陈的第十一軍，計有两个师，陈济棠的第十一师，錢大鈞残部約一个师，（錢未到战场，由所部某师长率領作战）另調在上海的桂軍蔣如荃团用海輪运汕登陆，归陈銘枢指揮，但該团到达梅县时，战争已經結束，沒有加入作战；西路軍指揮为黃紹竑，所部为桂軍第十五軍，共三个师（师长为黃旭初、伍廷颺、呂煥炎），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和广东守备軍曾友仁

团。张发奎方面：黄琪翔的第四军原有三个师和两个直属团，师的番号是第十二师（先后由繆培南、吴奇伟当师长），李汉魂的廿五师、许志锐的廿六师，并把弃李投张的薛岳、黄镇球两个师、守备军韩汉英团合并编为教导第一师（先后由薛岳、邓龙光当师长），教导第二师（师长黄镇球、副师长韩汉英），另李福林的第五军约六个团。当时双方都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样一来，广州空虚，造成广州公社起义的有利形势。

1927年12月11日上午3时，广州工人、革命士兵和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广州公社起义，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仅经两小时战斗，便占领了广州大部分地区，给张、黄以致命打击。张、黄只身逃到河南李福林军部，即调回薛岳等部队向革命队伍作疯狂反扑，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革命队伍经历三天三夜的剧烈战斗后，于12月13日撤出广州。张黄部队进入广州后，竟演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时革命队伍的识别，系以红布领带标志，颈部皮肤难免染上红色，因此张黄反动派凡是看见颈上有红色的痕迹的，都指为共产党人，任意屠杀。有人因颈部生皮肤病，搽过红药水的亦遭杀害。有人因家里藏有童子军用的红布小旗，亦被指为共产党，横加屠戮。

张黄的血腥罪行，一方面遭受到广州人民的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也攻击他们，认为广州公社起义是他们慫恿的。在这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张黄再不敢明目张胆地留在广州，迫得暗中布置，把军队交给繆培南、薛岳等指挥，他们则夹着尾巴逃遁香港。跟着李福林也出走香港，把他的反动部队交给副军长邓彦华指挥，邓即向李济琛投降。

李济琛在这个时期即扩大宣传，发出“打倒焚杀广州的

张发奎”，“打倒叛徒张发奎”、“打倒摧毁黄埔軍校的张发奎”等口号。軍事上分东西两路向广州进攻，企图在广州附近包围繆培南軍，一举而歼灭之。

当时张发奎、繆培南軍处于內綫作战态势，如果固守广州不仅不能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怕在李軍东西夹击下遭到全軍复灭命运。乃决心暂时放弃广州，向兴宁、五华先行击潰陈銘枢軍，然后回师广州歼灭西路李軍，重霸广东。万一在兴宁五华作战失敗，則按照蔣介石指示，向江西退却，以保存实力。

就当时的情况看来，张发奎、繆培南拥有作战經驗丰富的五个师和一些直属部队，指揮灵活統一，力量是不能輕視的；但张黃受到人民群众的严厉譴責，士气低落，逃亡甚众，中級軍官逃走的也不少，正是失道寡助。李軍虽在政治上占了上风，复拥有八个师，数量上占优势，但作战經驗却远不及张軍。且东拼西凑而来的部队，各有企图，指揮很难得到灵活統一；尤其分成东西两个战场，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这末一来，双方各有短长，勝負就难于逆料了。

1927年12月20日，西路李軍开始行动，黃紹竑的桂軍分两路向广州前进，一路沿西江东下，另一路由怀集經广宁、四会、清远出粤汉鉄路；徐景唐师由两阳經四邑、鶴山出三水、河口与桂軍合攻广州。徐师以卅八团为先头部队，于12月29日上午到达河口时，桂軍伍廷颺师的一个团也同时到达。福軍付軍长邓彥华已派代表在河口欢迎，并說，“张、繆軍已于数日前全部离开广州，向东江迎击陈銘枢軍；李福林已自动下台去了香港，部队交由邓彥华領導已投降李主席……”。李济琛軍得到这个情况，便决定伍廷颺的一个团留在河口，徐景唐的一个团乘火車挺进佛山，当晚在佛山車站宿

营，次晨进入广州。下午其他部队也陆续到达广州附近地区。东路李军陈铭枢部也已在兴宁、梅县集结完毕，向西前进中。

西路李军到广州后，进一步了解张军放弃广州的目的，是依内线作战原则，以各个击破策略。先以全力击破东路陈铭枢军，然后回师广州歼灭西路李军。西路李军对此乃决心追击张军，谋与东路李军会师围歼张军。乃于1928年元旦，分为两个纵队开始追击。徐景唐、伍廷翼两师沿广州至深圳铁路（当时火车已经给张军扣留于石龙，无车通行。）经石龙、惠州、直指河源。黄旭初、吕焕炎两师由粤汉铁路新街车站经花县、增城、向河源；辐重则沿东江水运，黄绍竑留广州处理一切。西路李军则改由徐景唐指挥。徐部先后在惠州和观音阁截获张军辐重弹药五十多船。西路李军没有受到张军的阻挡，于1928年1月10日左右到达河源附近时，张军已转向紫金，东进五华了。西路李军乃转向紫金追蹙张军，战斗于是爆发。

1. 紫金序战

1928年1月12日，徐景唐师在紫金以东五十华里附近与张军后续部队许志锐师莫雄团接触，因众寡悬殊，经一小时战斗，莫雄团便溃散了。徐军因而俘获许师付官处长朱景辉以下数百人，并截获许多辐重弹药。经此一战，张军已没有弹药可以补充了。

2. 双头歧岭之战

东路李军陈铭枢部于1月中旬，从兴宁经五华向龙川西进，原计划是与西路李军会师的，但到歧岭附近时，张军已到达五华城，相距仅数十华里了。陈铭枢军乃转头向东在五华县双头墟歧岭之线与张军展开激战。陈军只有四个师，数

量上已居劣勢，且黃質勝師是新編成的，作戰力不強，錢大鈞的一個師更是脆弱，經過兩天激戰，陳軍大敗，他的嫡系第十一軍和陳濟棠、錢大鈞兩部分向河源及連平縣的忠信潰退。張軍吳奇偉師集中全師官佐乘馬，臨時編組騎兵隊向陳銘樞部窮追。致陳的嫡系十一軍損失慘重，潰不成軍。但吳師因貪功窮追，脫離張軍主力過遠，致後來潭下墟之戰，因該師沒有趕得及參與，反遭失敗。

3. 潭下墟之戰

張軍趁李軍東西兩軍還差三天行程尚未會合的時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陳銘樞部擊潰之後，人不解甲，馬不停蹄，不待吳奇偉師回來，便轉頭找西路李軍作戰。於1月20日下午，在五華城西三十華里的潭下墟與西路李軍遭遇。李軍認為自己部隊的質量數量都不及張軍（李四個師，張五個師。當時還未知道吳奇偉師未參加作戰）；並認為張軍經過一場激烈戰鬥，缺員大，彈藥缺，人馬疲乏，是肯定的；同時深知張軍平素慣用急沖猛打的戰法，缺乏沈着穩重。因此，乘夜後退二十華里，占據絕對有利陣地，以攻勢防禦，穩扎穩打，俟其疲敝而後反擊。

廿一日下午四時左右，雙方部署完畢，掩護部隊已經接觸，主力作戰則還未開始。翌日（廿二日）拂曉，主力戰全面展開了。果不出所料，開始時，張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急沖猛打，李軍則依據有利地勢和彈藥較為充足的有利條件，沈着應戰。由於地形關係，從戰鬥開始到終局，雙方距離都在三百公尺以內，其頑強搏鬥和傷亡慘重的情况是廣東軍閥混戰史上所未有。經一天劇戰，張軍驍將許志銳陣亡，棄李投張的師長黃鎮球亦受重傷，且都是遭步槍射擊的，可見當時搏鬥的慘烈了。到下午四時以後，張軍已疲敝不堪，火力逐漸

稀疏。李軍据俘虏供述，知道吳奇伟师还未参加作战，认为明早如不能把张軍击潰，等吳奇伟师赶到增援便不堪設想。乃坚决执行明早全綫反击的計劃。届时（廿三早）李軍出击，张軍因弹药奇缺，火力薄弱，仅經一小时战斗，张軍就全綫崩潰了。

张軍右翼李汉魂师敗退时由黃世途团担任掩护。我率卅八团从側后围攻，黃团人員枪械，大部为我軍俘获。我当时还关怀黃与李汉魂是否安全，因我和黃李系多年交好，只因卷入軍閥內战漩渦，遂致疆场相见。我那时候的內心是非常矛盾的。

潭下壩之战，张軍原有胜利条件的，但因指揮艺术不及李軍反而失敗。张軍既已先把陈銘枢部击破，战略上各个击破敌人的第一阶段已告胜利，对第二阶段的胜利本已創造了条件；但由于张軍趾高气扬，一时給胜利冲昏了头脑，輕視李軍的战斗力。既不爭取時間休整，又不集中力量，等待比較精銳的吳奇伟师回来参与，遽行作战，放弃了数量和质量的优势条件，是张軍的主要錯誤。

4. 黎咀壩的追击战

张軍潭下惨敗后，狼狽經鉄场、黎咀向貝岭潰退。事前蔣介石曾指示张等，万一战敗可向贛南撤退，并預令各县准备給养招待。故张軍决意向贛南退却。西路李軍乃分兩纵队追击，桂軍經龙川、老隆向貝岭；徐师（留一个团在五华清扫战场、处理双方伤兵。徐景唐还特別叫人找許志銳尸体殮埋）。經鉄场、黎咀向貝岭。1月28日上午追到黎咀壩时，张軍后卫吳奇伟师回头抵抗，以掩护其主力部队撤退。双方在寬約百多公尺、不能徒涉的东江河隔岸激战，徐师有一个团冒险渡河与对方距离仅百余公尺的地方肉搏，是役伤亡較潭

下墟战斗尤为惨重。双方兵員讲的多是广东話，服装也是草青色的，識別領帶也同是蓝白色的，致敌我难分，晚上开飯时，竟有些士兵跑到对方吃了一頓飯后，发觉是敌方，才赶快跑回来，入夜更陷于混战状态。夜十时左右，吳师完成了掩护任务后，手持火把撤退。徐师以伤亡惨重，人疲、馬乏、弹尽，故虽明知敌方撤退也不敢穷追，乃于春节前一天撤回鉄场墟。

吳师撤退后，其副师长馬紹屏留了一信給徐景唐，大意是：“敝軍已决意离开广东，請勿相逼过甚，留在黎咀墟的廿多船伤兵都是四軍子弟，請念昔日袍泽之情，妥为收容处置。”大家看过这信后，都黯然相对，内心矛盾，尽在不言中。

四、战后种种

李张之战虽然是李胜张敗，实則两敗俱伤，只有蔣介石才真正坐获漁人之利。张黃战敗后虽明知上了蔣介石的大当，憤恨填膺，但除了暂时依附蔣外，又別无他途，迫得忍气吞声，接受改編为蔣介石直接指揮的“編遣第四师”下轄三个旅。李济琛战后以元气大丧，张部又分化到預想敌人蔣介石那边去了，損失是更大的，但由于当时蔣已經掌握了中央大权，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与之抗衡，也只得暂时屈服。又李张战后，李济琛内部的矛盾也是尖銳复杂的，黃紹竑虽然沒有干預广东的軍政，但每月照旧向广东攫取协餉数十万元，深深引起广东軍政人員的憤懣。1929年两陈（陈銘枢、陈济棠）联合弃李逐黃（紹竑）投蔣时，还引为口实。在五华战后，酝酿人事安排时，李的一些左右咸认为陈銘枢是軍人政客，野心大，亲近蔣介石，是反复无常的，不能信

任，只好把陈明升暗降为副总指挥，不给予实力。但李不采纳，还说：“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又在扩编军队时，李济深原拟徐景唐为第四军长，陈济棠为第五军长，陈铭枢为第十一军长，但陈济棠表示不满，以过去当第十一师长时，徐景唐当该师的副师长，资历比徐老，应该由他继承第四军的正统。徐景唐则认为陈济棠在五华战役中，乃败兵之将，无功而升军长，有何资格继承第四军正统，但陈济棠因得陈铭枢的支持，卒达到继承第四军番号的愿望。总的说是从此以后第四军的大小头目，如李济深、张发奎、黄琪翔、薛岳、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黄镇球、余汉谋等，都不能摆脱蒋介石的魔掌，而供他驱使玩弄，因以造成广东军阀的循环混战，使劳动人民遭受无穷的灾难。

张发奎与桂系关系和 桂系内部的紛爭

關 宗 驊

一、张发奎与桂系爭夺广东地盘

1926年大革命北伐时期，以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和李濟璦等为首的桂系势力，一方面拥有广西全省清一色的政权和国民革命軍第七軍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李濟璦担任国民党两广政治分会主席、国民革命軍第八路总指揮兼第四軍軍长和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雄踞广东，与广西遙相呼应，連成一片；而白崇禧亦位居北伐軍副总參謀长，为国民革命軍中举足輕重之人物。至1927年四月蔣介石背叛革命，宁汉分裂后，蔣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迫走下野，桂系勾結“西山會議”派，进一步搶夺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声势益为壮大。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任唐生智为第一方面軍总指揮，坐鎮两湖，任张发奎为第二方面軍，率第四、第十一、第二十軍由武汉經江西向南京东下討伐，爭夺正統地位。但兵至南昌，賀龙、叶挺諸同志实行“八一”起义。蔡廷鍇亦率第十一軍經浙江进驻福建。张軍遂呈四分五裂，东下企图受挫。汪精卫亦适于此时露骨背叛革命，宣布“分共”取銷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不久亦为桂系所击败，所部尽投桂系。至此武汉政府彻底垮台，而桂系势力更伸张于两湖，占

踞了长江流域与西南半壁广阔地盘。

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于是年十一月間回粵蟄居，企图再以广东为根据地，在粵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乃指示张发奎率所余残部第四軍回粵，謀夺李济琛的广东地盘，张即令第四軍軍长黄琪翔率部由贛返粵，其本人則繞海道回穗，与汪會議进行驅逐李济琛和排除桂系在粵势力之准备工作。时賀、叶的起义工农紅軍，正經贛东出閩粵边区，回师粵东，无形中与黄琪翔部經贛州粵北之行动，形成齐头并进之势。

工农紅軍由江西向广东进展，先于贛南、会昌一带，击败了国民党錢大鈞一个軍，再进至会昌又击败了黃紹竑所部由副师长韦云淞所指揮的徐启明、許宗武、林竹舫、余智芳、叶丛华等五个步兵团。后即迅速进展到广东梅县、潮汕、揭阳一带。当时李济琛因工农紅軍之进展神速，乃先調集第四軍（张发奎原任第四軍十二师长，至武汉后，升第四軍軍长，但李济琛仍拥有两师，亦称第四軍，故有前方四軍与后方四軍），第十一师陈济棠、第十三师徐景唐及新編第二师薛岳等布防揭阳县湯坑一带，阻击工农紅軍向广州前进。同时命黃紹竑（当时任第八路中央軍总指揮兼代第八路总指揮），率第七軍七个团由贛南信丰、潯鄜进入广东平远、梅县向潮州跟踪工农紅軍。工农紅軍进至揭阳县湯坑先与陈济棠指揮的国民党軍隊发生大战。最初工农紅軍胜利，国民党軍一部被击潰，旋得到增援，紅軍因众寡不敌，最后失利，散于乡村間繼續战斗。潮州紅軍不多，黃紹竑乘虛攻占之。

当李济琛正在潮安、揭阳一带阻击工农紅軍之际，黃琪翔已統率第四軍回抵粵北一带，李济琛虽知张发奎全軍回粵，怀有异心，形势有如两雄并立，二虎同眠，但东江战争

将起，无力阻止，且以张原属部下，若拒之亦为輿論所譴責，不得不表示欢迎张軍凱旋回粵，并借劳軍为名以偵张軍虛实。张亦早有准备，李到甲地劳軍，张即将乙地軍隊滲入甲地，以增加人数，李到乙地劳軍，张又将甲地軍隊滲入乙地以壮声势。自工农紅軍在揭陽、潮安受挫后，李济琛的第四軍在东江原地补充，黃紹竑的后方第七軍黃旭初、呂煥炎两師調駐韶關一帶。黃紹竑以广西为根据地实力充足，是拥护李济琛的最大力量。汪精卫、张发奎欲排除李济琛，就非先解决黃紹竑不可。乃用調虎离山之計，一面騙李济琛赴上海参加蔣介石召开的重要會議，一面电黃紹竑来粵，加以謀害。李离粵时，仍命黃紹竑代理第八路軍总指揮，十一月十六日汪精卫陪同李济琛离粵赴上海。

汪精卫、李济琛离粵后，十一月十六日晚上，张发奎請黃紹竑赴宴，宴罢黃回吉祥路官舍，正在酣睡，朦朧中，忽聞其妻蔡凤珍女士喚醒說：馮祝万先生（当时任广东財政厅长）有要事請見，黃、馮见面，馮告以张今夜将派兵謀害的消息，劝黃馬上逃避，以免危險。当晚深夜，黃即避到西关他的秘书石楚琛家里。他离家不久果然张派吳奇伟师长率兵包围黃的官舍，黃的卫队进行抵抗，死伤数人，全部被繳械。当晚第七軍师长黃旭初尙住广州东亚酒店，师长呂煥炎住亚洲酒店。我当时任第七軍軍部軍需处处长（当时已奉命令所有駐广西的第七軍改編为第十五軍，黃紹竑任軍长来不及改番号）調粵兼第八路中央軍总指揮部經理处处长，設办事处于广州高第街許宅办理結束，办事处被张部包围繳械。幸当晚我回西关住家，未被扣留。翌早六时我乘公共汽車准备回高第街办公，沿途軍隊密布，戒备森严。听到車上乘客說話，才知情况。当即到亚洲酒店通知呂煥炎，他仍高臥未

醒，得我通知后才出走。再到东亚酒店，黄旭初已早出走了。当晚黄紹竑和石楚琛到广州河南芳村避于其戚家，十七晚化装乘省港佛山輪船去香港。十七早上我經過吉祥路街口，看到黃的机要秘书黃香圃及卫队长莫某和士兵等被張軍押走。

汪精卫騙走李濟琛，張发奎袭击黃紹竑后，桂系在粵勢力受到重大打击。李濟琛部新編第三师师长黃鎮球及新編第二师师长薛岳和第五軍軍长李福林等早已投張。只有由福建回駐东江的十一軍軍长陈銘枢，李濟琛兼的駐潮汕的第四軍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及駐江門一带的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仍繼續拥护李濟琛，反对汪、張。張为巩固地盘即以主力布防肇庆、都城一带，以防广西桂系軍隊东下，以一部布防东江及开平一带，以防两陈及徐景唐。因而广州防务空虚，只余新四軍的警卫团及教导团駐守。由于这两团都是由共产党領導的，于十二月十一日两团在广州起义，建立广州公社。又由于反革命軍隊勾結帝国主义疯狂反扑，起义旋告失敗。

李濟琛到上海后，得知張实行夺取广东地盘，自己受騙，乃在沪电任陈銘枢为第八路东路軍总指揮，第十一軍和陈济棠十一师属之；黃紹竑为第八路西路軍总指揮，第十五軍及徐景唐十三师属之。东西两路，互相策应，准备同向广州推进夹击張軍，以挽回桂系在粵地位。

張发奎自鎮压广州公社起义后，为社会輿論所譴責，黃琪翔因所部警卫团及教导团由四軍參謀长叶劍英將軍領導起义，又为內部所責难，張乃与黃共同告退离队，改任繆培南为第四軍长，以掩人耳目。适此时汪精卫投蔣（蔣此时已回南京重任总司令），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亦已离南京进攻武汉，遂由汪出面为張緩頰，許以归附“中央”为条件。

蔣虽对张不信任，但以繆軍可以牽制桂系，允为支持。繆乃計劃先发制人；采用各个击破战略，集中許志銳、吳奇伟、李汉魂三师第四軍主力和薛岳、黃鎮球两师由广州向东江前进，广州防务交由第五軍李福林負責，先将陈銘枢、陈济棠部击破之。第八路东路軍总指揮陈銘枢由潮、梅向五华、龙川前进，在五华、龙川之間与张軍发生遭遇战，双方战斗剧烈，陈銘枢，陈济棠全軍崩潰，伤亡极大。向后敗退。繆遣吳奇伟一师跟踪追击，其余四师轉用于五华县潭下准备迎击桂軍及徐景唐师。

黃紹竑自广州脫險回广西后，将十五軍黃旭初、呂煥炎两师集中怀集，伍廷翼一师集中梧州，在繆軍东进之同时，即令黃、呂两师从小北江兼程向东江河源、紫金前进，且因李福林倒戈反张迎黃，伍廷翼及徐景唐师亦得順利通过广州，步行至惠阳向紫金急进，由徐景唐代理西路軍总指揮，統一指揮各部，夹击繆軍，双方于潭下展开会战，彼此势均力敌，經過三昼夜激战，双方短兵相接，死伤均极惨重。后张軍师长許志銳陣亡，黃鎮球受重伤，陣綫动摇，旋向赣边突围而去。此役，双方均极其残忍，桂軍团长余志芳重伤后抬至紫金，途遇张軍吳奇伟部，亦被杀死。

黃紹竑接到胜利电报后，率參謀长张任民及总指揮部人員（当时我兼任总部經理处长）乘船到汕头，进驻兴宁，以防张軍得蔣介石之助反攻广东。黃驻兴宁一月，（聞兴宁石古大王庙灵驗，亲到庙求签，签意魚离釣鈎，扬长而去。）不久黃接到前綫黃旭初电报，繆培南全軍奉蔣命离赣，黃认为石古大王果然灵驗。黃即調黃旭初一师駐河源，鎮压东江人民，呂煥炎一师，駐韶关，伍廷翼一师，調回广西，并迎李济琛返粵，于是桂系复踞广东。李济琛返粵后，在广州开一

盛大的陣亡將士追悼會，所送輓聯甚多，其中一幅書寫“官為財死，兵為食亡”最切實際，發人深省，後為主辦人將它焚毀。此時李宗仁、白崇禧已攻占湘、鄂、皖三省，李濟琛、黃紹竑則占有兩廣，聲勢吓吓一時。李濟琛為了對黃的報酬，用黃的親信陳雄為廣東全省禁煙局局長（專售賣鴉片煙土及煙膏），黃并推薦其秘書石楚琛為三水縣長，黃香園為黃岡稅廠總辦（西江收入最大的稅廠）。

自張軍敗走後，李濟琛仍回任第八路總指揮及兩廣政治分會主席，為和緩粵桂間內部的矛盾，將所兼任第四軍軍長駐給陳濟棠，提升徐景唐為第五軍軍長，嗣又將所兼廣東省政府主席駐給陳銘樞，李濟琛在廣東的政權，得到暫時的巩固。不久張發奎亦離香港赴歐洲游歷，一場波瀾，於是暫告終結。

二、俞作柏與李黃白搶奪廣西地盤的鬥爭

桂系在粵與張發奎的鬥爭獲得勝利後，隨又發生俞作柏與李、黃、白內部的矛盾鬥爭。俞作柏一向隸屬李宗仁部下，1921到1922年李任廣西警備軍司令時，俞和黃紹竑同任統領。俞在政治上頗具野心，不甘居黃下，且與白崇禧為仇。1926年國民政府任李宗仁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黃紹竑為第七軍黨代表兼廣西省政府主席，白崇禧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第七軍編為九個旅，俞任第二旅旅長，以屈居黃、白之下，頗為憤怒，不愿就職，推薦其表弟李明瑞升任旅長，隨李宗仁北伐，俞則改任廣西軍事政治分校校長，乃直接與國民黨中央巨頭進行聯繫，企圖推翻李、黃而統治廣西。但國民黨巨頭多左袒李、黃、白，俞乃以“左傾”姿態轉謀其弟俞作豫，豫為共產黨員，因而與共產黨較

为接近，但俞的軍閥本质不变，所謂思想“左傾”，不过为一时迎合进步人士利用进步力量以夺取广西政权而已。俞的思想行动为黃紹竑所不滿，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被黃排挤。俞避居香港以待时机。1928年至29年間蔣介石与桂系破裂，蔣即利用俞进行收买桂系师长李明瑞、楊騰輝，在武汉陣前倒戈，李宗仁、白崇禧因之垮台，只身逃亡，使蔣不費一兵一弹而取得湖北、湖南。蔣酬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編遣主任升兼整編第十五师师长（即軍长），提升楊騰輝为整編第四十五师师长，并命俞在鄂統率两师回桂定乱。

先是1928—29年間，蔣介石召开全国編遣會議，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蔣系借此举以扩大自己，裁减他人，准备予以反抗，蔣利用吳稚暉与李济琛是儿女亲家，由吳出面騙李往南京为蔣、桂間作調解人，李济琛則以为可以利用蔣、桂間之矛盾而从中漁利，毅然应吳約前往南京。不久，桂系鄂中失敗，蔣为鏟草除根，免除后患，将李济琛扣留于湯山。同时收买陈銘枢仍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继李任为第八路軍总指揮兼广东編遣主任，桂系在粵势力，又为两陈所推倒。

李宗仁、白崇禧只身逃回广西后，即策动黃紹竑反蔣，在容县召集第十五軍副軍长兼师长黃旭初、师长伍廷翼、呂煥炎等开軍事會議，決議由白崇禧率黃、伍、呂三师进攻广东。初战胜利，进至三水芦苞白泥一带与两陈大战，黃旭初受重伤，旅长王应榆只身投降两陈，桂軍全部敗走。蔣介石又乘机令湖南何鍵的軍隊进攻桂林袭击桂軍后方，何部虽为桂軍击败，但桂系亦已精疲力竭，无力拒阻俞作柏之返桂。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遂同时出走，避居安南、香港。俞

作柏遂安然回桂。

俞作柏一向是比較亲近汪精卫的，听聞汪在俞入桂之前对俞提議先假道广州，驅逐两陈占領广东宣布反蔣，接应张发奎回粵，然后入桂，联粵桂之力以抗蔣。俞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不接受汪的意见。

1929年6月俞作柏回桂成立广西省政府，俞任主席，李明瑞、杨騰輝、曾如柏、李权亨、郑介民、卢奕农、梁世昌、黃家直为委員，黃健鈞为秘书长，俞兼民政厅长，曾兼教育厅长，梁兼財政厅长，李兼建設厅长。

俞作柏虽取得了广西政权，但原黃紹竑第十五軍所部，呂煥炎、梁朝璣（伍廷驥师）两师仍在桂境，呂师駐玉林一带，梁师駐桂林、柳州一带，且两师紧密联系，以防俞作柏、李明瑞的进逼，俞、李与呂、梁势同水火。又杨騰輝自回桂后亦对俞、李不滿，暗与呂、梁联络，李部旅长黃权对俞、李亦有意见。广西内部情况仍甚复杂，俞作柏政权极呈不稳现象。

俞作柏感于势单力孤，与汪精卫联系益加紧密，希得汪之外援以自重。时在1929年年初，适蔣介石正准备消灭桂系在鄂势力，由张发奎率第四軍进驻宜昌，张即收繳桂系第七軍尹承綱师枪械，但张終不容于蔣，調曹万順軍对张監視，张反而将曹軍繳械后宣布反蔣，經汪精卫的关系，率部經湖南向广西进发，准备会合俞作柏共同反蔣。是年八月間，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催促俞反蔣，汪原答应助俞軍費一百万元（汪开的空头支票），俞即宣布反蔣，自称广西討蔣軍总司令，李明瑞副之。呂煥炎、梁朝璣、杨騰輝等，见反俞有机可乘，即派代表到香港欢迎黃紹竑、李宗仁回桂，并表示負責倒俞。黃紹竑即先取道广州湾潜回玉林，与呂、梁相会。

呂、梁即通电驅逐俞、李，杨騰輝响应之，又黃权一师（原旅改师），正在梧州与陈济棠的軍隊对峙，见呂、梁通电亦倒戈反俞、李，俞在各方反对下遂逃走。李明瑞率一部退到百色，俞作豫率一部退龙州，后李部由张云逸統率改称紅軍第七軍；俞作豫部改称紅軍第八軍，李明瑞任两軍总指揮。俞作柏的政权遂曇花一現而告終。

三、张、桂握手言和，联合反蔣

黃紹竑得呂煥炎、梁朝璣、杨騰輝、黃权的拥戴逼走俞、李回到南宁，重握广西軍政权。李宗仁、白崇禧亦相继回到广西，李宗仁任护党救国軍总司令，黃紹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五軍軍长，而以呂煥炎任副軍长，梁朝璣、覃連芳、杨义等为师长，杨騰輝为第七軍軍长，黃权、梁重熙等为师长。白崇禧則后来才被任为前敌总指揮。

当呂煥炎、梁朝璣、杨騰輝等反俞之前，汪精卫已得薛岳报告，知俞、李广西政权不稳，即未雨綢繆，派代表到香港与黃紹竑联络，为张发奎回桂鋪平道路。黃以桂系之基本矛盾是蔣介石，张回桂目标一致，可以增加反蔣力量，遂释前嫌，由李宗仁，黃紹竑出名，电张发奎欢迎他到广西联合討蔣。张发奎到达广西栗木根后，即与李、黃、白会面，联名通电反蔣。随后决定先进攻广东之作战計劃。过去的仇敌，一变而为并肩的盟友了。但张发奎的倒蔣是拥护汪精卫的，桂系的倒蔣是取蔣而自代的，目标虽同，目的則异。因此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张入桂后仍用国民革命軍第四軍旗帜，而不用李、黃的护党救国軍名义，张桂并称。张桂軍联合后，汪精卫推荐汪系陈翰誉為护党救国軍总司令部參謀长，以資从中調协两軍关系。当时第四軍实力尙称充足，入

粵部署張軍任左翼，由張發奎親自指揮，從懷集出小北江進攻花縣、從化。桂軍第七、第十五兩軍任右翼，由黃紹竑指揮出西江肇慶攻粵漢路正面，軍田、銀盞坳一帶，一部攻芦包三水。李宗仁、白崇禧則駐梧州。留呂煥炎率領楊義一師守南寧、桂平、玉林一帶。

廣東方面為兩陳部隊及蔣介石嫡系朱紹良、毛炳文、陳繼承數師布防花縣、從化、芦包、三水及軍田、銀盞坳粵漢鐵路正面一帶，因採取以廣州為中心的內綫作戰指導計劃，交通便利，兵員軍資補充容易。張軍從銀盞坳進攻花縣节节勝利，進展迅速。在击潰朱紹良、陳繼承、毛炳文等師後，其先頭部隊已至龍歸、兩龍墟一帶，廣州為之震動。但張發奎驕傲自滿，以為廣州垂手可得。聞當張攻進花縣時，黃紹竑電詢張需要桂軍若干兵力加入花縣戰鬥，張答以兵力已足奪取廣州有餘，不待桂軍協同行動，遂孤軍深入，卒為兩陳及蔣系部隊集中反攻击敗，損失甚大，向琶江口、英德、清遠撤回廣西。桂軍雖損失不大，但因張軍敗退之影響，亦由廣寧四會退回信都、梧州。後兩陳部隊向西江追擊，占領梧州。蔣系朱紹良、毛炳文兩師向桂邊追擊占領賀縣。桂軍一部退守平樂荔浦，由李宗仁、白崇禧指揮。一部退守北流一帶，由黃紹竑指揮。張軍一部則調往高州就食。張、桂兩軍進攻廣東的失敗原因，一說是張發奎因恐桂系先入廣州，分奪其權。一說是黃紹竑集結遲緩，延誤時間，坐觀成敗，互相埋怨。誰是誰非，歷史尙無定論，不過軍閥混戰都是從自己權利出發，利之所在則趨，害之所在則避，以此推論，兩說都有根據。

張、桂攻粵失敗後，1930年初，兩陳粵軍反守為攻，由余漢謀統率入桂，進逼北流。張、桂軍亦集結部隊于北流布

防，由黃紹竑統一指揮，雙方展開大戰，互有勝負，傷亡慘重。最後蔡廷鍇師從崇山峻嶺小徑，抄襲張、桂軍後方，張、桂軍全綫崩潰，張軍損失更大，每師剩餘僅一兩團。兩陳部隊亦大受損失，停止前進。同時，蔣系之毛炳文、朱紹良兩師亦進逼荔浦，但于平樂、荔浦間反為桂軍擊敗，退出桂境。張、桂兩軍獲此喘息機會，乃作整編補充。

四、呂煥炎叛變投蔣及其被刺身死

張、桂攻粵失敗後，桂系內部又發生呂煥炎叛變之分裂，其經過情況，是呂煥炎性情急躁，野心勃勃。當呂反對俞、李，歡迎李、黃回桂，滿以為論功行賞，第十五軍軍長或廣西省政府主席兩職總會得到一席，但事後只獲任十五軍副軍長一職，大為失意，中心怏怏。當張、桂軍攻粵失利之際，呂已派呂滄隱進行與廣東兩陳及蔣介石聯繫，蔣密委呂煥炎為廣西軍務督辦兼廣西省政府主席。北流戰役張、桂軍失敗後，呂在南寧桂平公開宣布就蔣任的新職，反對李、黃、白。呂部楊義一師原是呂的基本部隊，師部率兩團駐南寧，白崇禧派姚槐收買楊師的團長楊俊昌，營長覃興背叛楊義，楊落荒逃走。兩團復歸回李、黃、白隊伍。呂乃率殘部與余漢謀粵軍會合，進攻玉林。呂在桂軍中亦有相當威望，使李、黃、白不能安枕，思有以除之。當1927年呂任第九旅長時，其旅部副官羅活，為呂所親信，出入相從。傳聞白崇禧利用呂、羅聯繫，使羅進行收買呂的衛弁，對呂加以暗殺。呂性暴躁，虐待衛弁，稍不如意，鞭撻隨之，衛弁極為憤恨。1930年年初，呂來粵與兩陳商議軍情，住新亞酒店701號房，半夜為其衛弁某開槍刺殺身死。羅活有功即升為團長。後呂殘部為粵軍收編為一師，陳濟棠任其同鄉楊鼎中接任師長。

五、张桂与汪、馮、閻联合反蔣

1930年夏，汪精卫、馮玉祥（第二集团軍总司令）、閻錫山（第三集团軍总司令）、李宗仁联合反蔣，在北平召开国民党扩大會議，成立与南京蔣介石对抗的独立政府。李宗仁派代表麦煥章到太原参加汪馮閻联合反蔣會議，自北平独立政府成立后，麦代表李宗仁出席會議。汪精卫电张、桂出兵武汉，夹攻蔣介石。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接汪电后，在桂林會議，主张放弃广西、傾巢进取武汉，与馮、閻会师，惟当时黃紹竑尚在右江与李明瑞对峙，未参加这次會議，当接李、白、张決議电后，极力反对，但又不能不服从众議，故迟迟其行，留韦云淞一师守南宁。六月間，李、白、张会合唐生智的第八軍唐生明残部，已先出发湖南，电催黃紹竑迅速后继出发。此时蔣介石以主力集結隴海、津浦綫与馮、閻两集团会战，无力南顧，令何鍵放弃长沙，固守岳阳。李、白、张、唐乘虛进入长沙，向岳阳前进。等候黃紹竑部到齐会攻岳阳。蔣介石乃电广东两陈出兵衡阳，截断张、桂軍后路。两陈派蔣光鼐、蔡廷鍔两师袭占衡阳，李扬敬一师留郴州机动。同时蔣又电云南龙云，派遣滇軍进攻广西，直取南宁。李、白、张、唐因黃紹竑迟緩行动，意见未能一致，不得不回师与黃紹竑联合轉攻衡阳，湘軍何鍵跟踪追击，蔣、蔡两师以逸待劳。李、黃、白、张又各怀心事影响軍心，士气不振。当时攻衡部署，黃紹竑率領第十五軍为右翼，黃任指揮，左翼为第四、第七、第八等三軍，由白崇禧指揮，双方战斗剧烈，第七軍师长梁重熙（号伯藹）和第四軍副师长李汉雄俱陣亡。张、桂軍左翼先潰敗，右翼继之，損失奇重，敗至祁阳熊飞岭时，已潰不成軍，官兵三三两两睡滿街

边。幸而湘粵两軍，停止追击，张、桂两軍始得回桂林后，重新整編。唐生明軍則已全部潰散。当张、桂軍入湘失敗后，余汉謀率領的粵軍乘虛占領宾阳、貴县、玉林、桂平、梧州一带，滇軍卢汉亦已包围南宁，南宁守城部队只有韦云淞三千余人，固守待援，将近半年。故当时张、桂軍仅保有桂林、平乐、柳州、南宁地区，地盘日蹙，对余、卢各部均无力作积极之抗拒。經過整編补充后，始决定先解南宁之围。派队輕装从上林、宾阳間小径直趋南宁，内外夹击，滇軍全部崩潰，张桂軍追至百色，滇軍退回云南。粵軍余汉謀亦从宾阳撤退至貴县玉林一带。一场反蔣风云，始告烟消云散。

六、杨騰輝私通广东两陈，黃紹竑脱离桂系投蔣

桂系每次对外失敗后，内部即起分裂，好象成为一种规律。桂系第七軍軍长杨騰輝自湖南敗退回广西后，以为李、黃、白必然垮台。乃派軍部副官长郑雄武（防城县人，与杨为广西耕武堂同学）和杨的老上司李彦（上林人与杨同乡，李任旧桂系韦荣昌广西护国第一軍第一支队营长时，杨在李营任排副），送杨最宠爱的三姨太到香港。郑相貌魁梧，善辞令，杨以家属托之。郑、李暗中到广州与两陈联系，相約联合倒李、黃、白，准备杨在内部倒戈，陈在外面攻击。陈奉蔣令，拨給杨卅万元，杨托郑在香港购置金屋以藏娇妾，并将历年尅扣軍餉所积尽交三姨太保管。詎知人心难測，悖入悖出，三姨太在香港为人所騙，杨私通两陈之事为李白所知，遂被扣留于龙州。1931年两广合作反蔣，杨始被释放，到香港，人財两空，精神昏乱，不久，病歿，此是后話。

又黃紹竑看到桂軍多次失敗，損失极大，广西地方残破不堪，人民穷困异常，主张息事宁人，有投蔣介石之意，

李、白、张仍坚持反蒋到底，意见分歧，黄遂通电离桂。1930年年底黄至香港，偕吕竞存（1929年以前任黄的第十五军军部参谋长兼广西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黄剑鸣（黄的堂兄1929年以前任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吕、黄两人同为1927年所谓“清党”委员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多的刽子手）同赴南京投蒋，蒋任黄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并资以巨款，囑黄收买桂系内部投蒋之用。李、黄、白三鼎足的局面，遂残缺一脚，后由黄旭初补上，改称李、白、黄。此是桂系后段历史了。

七、李白清除异己，张、桂分道“扬镳”

自黄绍竑离桂后，白崇禧升任副总司令，大举清除异己，将杨腾辉扣留，并将亲黄的师长黄权、许宗武、雷飏三人借作战不力之罪，加以撤换。分别任梁翰嵩、覃连芳、黄梦年、黄震国为师长，将杨腾辉第七军缩编为一师，初任莫树杰为师长，其后改任白的亲信廖磊为师长。旋又升廖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任十五军军长，李品仙任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广西民团总指挥，各县成立民团，以各地区行政监督兼民团指挥官。造成尔后李、白、黄长期统治之桂系局势。

张发奎自入湘损兵折将后，亦感寄人篱下之苦。在黄绍竑离桂后，以兵员缺减，给养困难，将所部薛岳、吴奇伟两师，缩为一个师，以吴为师长，薛调广西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取消四军番号。张本人亦离桂出居香港，以待时机。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两广合作反蒋，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改称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同时国民党广东籍中委大联合在广东建立国

民政府，汪精卫負責国民政府，孙科任行政院院长，与南京蔣系国民政府对立。“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占領我沈阳及东北三省，蔣将胡释放，汪精卫与蔣合作，汪嘱张发奎暗令吳奇伟一师离桂投蔣，但扬言北上抗日，使李、白不敢阻挠。該师有步兵四团，以欧震、沈久成、唐宇纵、闕維雍分任团长，韓汉英任副师长。其中闕維雍一团，原为桂系部队編入的。白崇禧亦暗令闕团脱离吳师，但該团李营，为张軍旧部，偷率全营随吳离桂。闕因此被降調为第七軍工兵营营长。

当1930年张、桂合作时，李宗仁調张的亲信第四軍經理处长陈劲节任总司令部經理处处长，深得李、白信任。两广合作后，調陈任第四集团軍总司令部駐粵办事处主任。桂系反蔣数年，武器弹药損失奇重，急待补充。嘱陈劲节在香港向德国洋行购买步枪万枝。輕机关数百挺，及其他軍用品甚多，张发奎暗嘱陈劲节携带已付款的购械合同匿居香港，以要挟李、白，李、白嘱接替陈劲节职务的王逊志出面与陈交涉，几至向香港英当局法庭起訴，最后李、白送給陈劲节一笔巨款，陈才把訂軍械的合同交出，等到德国洋行交貨后，才发现所购枪械，多是旧貨，貨价照新貨訂价，李、白才知道上了陈劲节的当。此虽系张、桂合作矛盾中一段插曲，但也留下了尔后张、桂关系的一个伤痕。

俞作柏李明瑞倒桂反蔣經過

呂 鑒 周

俞作柏，別号建侯，广西省北流县人。父名璧阶，是中农。母陈氏，生俞后，以流血过多，不治去世。俞幼失恃，賴祖母撫育成人。七岁入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家貧不能升中学，考进桂林初級师范，以官費就讀。因受江苏赵厚生的反清宣传影响，在桂林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进行秘密的革命宣传工作。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俞以同盟会會員資格，在桂林参加起义組織北伐学生軍。时广西已編成北伐軍由王芝祥任軍长。学生軍自桂林随軍出发，經武汉而至南京，俞亦随軍到南京。1912年1月，民国成立，奠都南京。陆軍部长黃兴举办陆軍入伍生队，收容各省北伐学生軍，集中訓練，俞参加为入伍生。同年七月，入伍生队归并于湖北武昌陆軍第二預备学校。俞于預备学校毕业后升进保定陆軍軍官学校。1916年初，袁世凱称帝，俞潜返广州，参与討袁之役。翌年（1917年）1月，俞复回保定軍校补习，三个月后毕业，派赴河套见习，后調广东在护国第二軍林虎部充当參謀、排、連、营、团长等职。直至1920年，粵軍自福建回师广东，驅逐旧桂系，才返广西。俞与李明瑞为姑表兄弟，李在北流县立中学毕业后，1918年在广东滇軍李根源所办的韶关耕武堂学习，毕业后派在肇庆林虎部见习，期滿当排长，与俞同在一連共事。此后，俞李两人，自粵回桂，又同在一个部队工作，彼此关系更加密切。